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中庸一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



之時中。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

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

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

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

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

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

此意。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

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

是定理。若直解爲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

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

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

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

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

如此平常。若有些子詫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

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卽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卽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

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然於書卷中一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著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

常。自是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著還他一箇變。如  
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  
而非常。却又皆以爲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  
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著存一  
箇變。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  
爲博士。演爲講義。先生又云。尙恐今解是初著。後  
掇其要爲解也。又云。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

曰。呂氏飽滿充實。其河海之意。皆至。吾李驥敏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  
曰。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久而不昏。其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言面道理。却  
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人教而不知其真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  
中子諸子說處。尙多拘。昔者曾子學於下。而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  
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

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

問著述。

以上語類  
十二條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

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

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次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

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斲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某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

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

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閒。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閒。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間

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中庸集解  
序。○文集

### 右總論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



朱子書卷二十四  
七  
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人道上說。曰。諸家多作行人上說。以率性便作脩爲。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卽道也。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

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以上語類七條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

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反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

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某之所疑者。答胡廣仲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

見矣。

答楊深父。以上文集二條。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本不曾爲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

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問日用閒。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只

說已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

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懼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

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閤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滾作一段看。某答他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爲然。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發之。如何滾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

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

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

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以上語類

以上語類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

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

同。乃是言其戒懼之

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

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

却可闕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

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

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

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

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

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

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

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

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

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

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

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

分疏不下也。答胡季隨

問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日，而謹獨者，乃戒

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為二事也。今日

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

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



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已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已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閒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爲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躡等。曰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旣言道不可須臾離。卽是無精粗隱顯之閒。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

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閒。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旣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爲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卽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

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某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渣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答呂子約非謂不厭蕪平。但謂不聞而只

問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當此之時。寂然不動。

只下得涵養工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

樂已發之後。

當此之時。一豪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

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

不知經意與日用

之功。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

答胡季隨

問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豪私意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

見端的。曰。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爲用也。答胡季隨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

矣。曰。此數句是。

答胡季隨。以上文集五條。

共。又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

其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爲不和。便是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爲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汎論衆人亦

喜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得。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

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

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爲  
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  
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卽是有  
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  
是氣質昏濁。爲私欲所勝。客來爲主。其未發時。只  
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  
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  
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  
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  
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  
去。如何會中節。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  
倚。亭亭當當。恰在中閒。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  
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  
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  
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

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滎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性情之變如此之易。不恆其德。故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

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審察。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

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閒。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

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閒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哀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



得其成時。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爲問主者事。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卽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

三公變理陰陽。須是先有箇曾中始得。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

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善也。只喜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一事。有一事。便有一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喜且樂。火之照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

之萬物也。

以上語類十九條

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

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

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

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

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

答張元德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

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

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

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

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

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

未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

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

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

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

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

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答林擇之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或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閒。其旨深矣。記疑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

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

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

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與下篇多同。今兩存之。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

未几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二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

方。又云。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云。中。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旣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

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

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  
日。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  
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  
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  
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  
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  
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  
靜爲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  
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

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  
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  
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  
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  
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  
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  
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爲如何。已發未發說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翫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閒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閒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閒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

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答徐彥章四象八桂十二桂之類皆不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答呂子約。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

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

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旣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

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答呂子約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

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閒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

天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

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彙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中和舊說序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

所從來。翫其氣象。自可見。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

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

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答胡季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爲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於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

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中庸首章說。按此說戒慎兩節。是朱子舊稟。蓋此時雖悟中和。而猶以戒懼謹獨作一片說也。以上文集十三條。





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問是其無忌憚也。蘇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吾子之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吾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人執中只是箇好時箇合我行事。

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又曰。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爲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以上語類五條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答呂伯恭文集

蘇右第二章皆具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所問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

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而道所以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  
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  
問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  
種天資好人皆是。

舜聖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  
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  
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以上語類三條

後右第四章古人祭服皆麻其麻爲白其甫可以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  
人。以爲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  
所有。便有窮盡。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  
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  
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  
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  
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  
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爲

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  
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  
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  
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  
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  
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  
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

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一。說而中折之。  
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  
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  
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  
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  
用之。是乃所謂中也。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  
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  
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  
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

一善之或遺

皆自許至昧自大至小。然則曰盡無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夔孫錄云。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以上語類五條。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

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

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

義理。是如此。

答張敬夫文集

中右第六章。皆之間。非是。限有。箇。能。聖。只。然。三。善。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

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

公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

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

語類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者。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

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

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爲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爲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九章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是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爲理義之強。何爲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

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撓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美之德然，或聖也。人論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

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素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以上語類二條

此右第十一章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

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

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

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

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

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

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

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

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

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

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

不必一二較量。此亦不會看其至也之意也。

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

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



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九

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爲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爲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爲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

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

以上語類

五條

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旣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答徐居甫文集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

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謂土要人說。亦只是只廣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爲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

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以上語類三條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

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

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

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

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

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

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答王子合

○文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

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

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

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

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

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

問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十三章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

類以土語  
類二條

立右第十二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非人之至賤且密。皆與齊外。具而不計。其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

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非因其自然。其自肯肯。其自不肯不肯。其自肯不肯。其自不肯不肯。蜚卿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去其人。其自肯肯。其自不肯不肯。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

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閒。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

焉耳。

答鄭子土

三章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

迴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答徐彥章。以與大學  
上文集二條。

書右第十三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作賓。方看得出。是鬼神

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卽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爲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

鬼神之神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遺。非爲人

心能誠。則有感應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爲道。不在乎遠。當卽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卽人之所

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

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以上語類六條

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物體使人兩句。更須深體。又來諭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昭明。焄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

謂光景。焘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

見子細。答歐陽希遜

問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為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為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為不智。故為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

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為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答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六章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語類曰自來要育則育要無則無

右第十七章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

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

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諡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

以上語類二條

王右第十八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

大夫則有鄉吏。

主人先舉觶。

獻賓。賓飲畢，即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

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

賓使飲也。

諺云：主人倍食於賓，疑即此意。

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

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

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

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

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

問通用。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

問賓齒餘者皆序齒。曰燕報對主人爲士實不與衆  
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  
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  
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却  
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  
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  
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  
爲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爲能享親意思甚  
問周密以上語類四條曰主人謂以禮實實隨主人曰酒主

問右第十九章大樂賦凡風俗計凡風俗計凡風俗計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自爲政在人  
轉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  
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  
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  
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  
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  
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

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既歸會。賀者之事。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大聖然於特其前曰。國是然。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

前底是勇。

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

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智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問不讓鼓一何。又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

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曰上文言天不心教道正西以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

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

自家便理會得。

以上語類九條

問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

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卽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曰。得之。答周舜弼文集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之者

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

天如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

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

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  
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  
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  
效。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  
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  
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  
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  
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

自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  
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鬪湊成章。

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以上語類九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  
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  
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  
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  
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  
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



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汎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答張敬夫文集

人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

贊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語類

論語右第二十一章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盡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

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問。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

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二十二章。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

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二句義迥然。

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

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

痕迹矣。以上語類二條

明則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即謂此也。答徐彥章文集

西右第二十三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豪私偽。故常虛

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

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

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

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語類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

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

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

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

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其用者爲可取也。今來論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

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爲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答張敬夫文集

### 右第二十四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已，不得爲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

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誠者物之終

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閒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閒斷。則就閒斷處。卽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閒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卽閒斷而無誠。無誠卽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旣灌而往。

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卽有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至誠却動。誠亦散。誠至誠之不散。問禮而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爲其事。與無事同。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

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爲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閒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卽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卽成物之功廢。曰。只爲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爲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也。曰然。至更無已。知此所以繫天之命。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閒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這不知無誠時。人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

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智。

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

語。以上語類十條

### 右第二十五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

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注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

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閒斷。便是駁雜。以上語類

六條

聖人。右第二十六章。命同實。來。人。於。實。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



爲用處。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致廣大。謂心胷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

問一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

問章句云。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

欲則昏濁沈墜。卽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不這般字  
義。極費心思。人箇人自意。皆因看此意字。更見其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  
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  
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  
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  
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  
人。問人曰。是心聖言。中庸是心。事言。答曰。不是聖與事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

上。何物染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  
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  
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  
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  
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  
朴實頭。亦是尊德性。其說對上工夫。自說溫故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

文只是尊德性工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

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這十件相類。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行收去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

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右第二十七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

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攙處。

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攙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豪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攙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閒。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

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做作處。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二十八章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右第二十九章

問下龔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春賦時景意與發出去全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

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

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

互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

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

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

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

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三十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大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

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

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

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

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

他物事。然後能如此。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閒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以上語類三條右第三十三章。問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敘初學入德之要。然也  
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  
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  
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  
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  
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  
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  
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

之初。真箇有爲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  
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  
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  
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  
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  
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  
相表裏也。暴澤外。然曰。顯其文之善。亦不以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

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黃錄無近之以下十字。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黑宰宰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風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只說敬此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至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中庸末章。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

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

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三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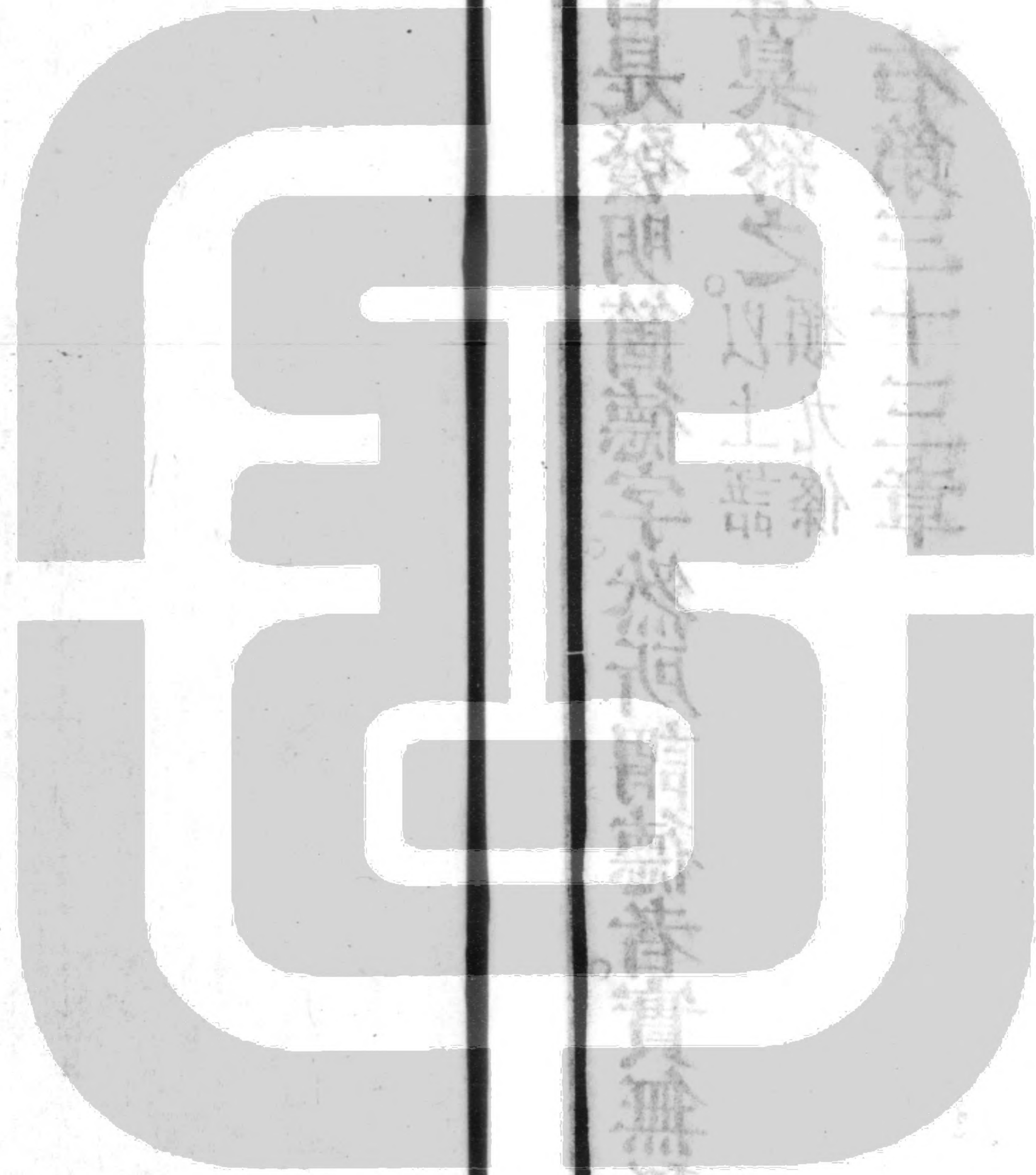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中庸三十三章

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中庸三十三章

卷之三

樂泉錄之

皆具發明箇中妙處然河間諸書實無不



程